

最出色的悬念大师给予你绝对无法想像的结局
 本书作品荣获美国埃德加·爱伦坡奖、阿加莎侦探小说奖

Murder club

谋杀俱乐部

——最精彩悬念推理小说选

阿蓉 / 选编
 吴妍妍等 / 编译



While the Irish are damn good
 at remembering
 their past, they
 also display a
 refreshing disregard for the tunc
 pressures of today. Particularly in their



of years old, you get
 the feeling that life
 is something that
 shouldn't be rushed.
 Tours of Ireland Ltd
 you can say Brendan Behan, you'll find
 fast friends with pub patrons and exiles
 of Murphy's Irish
 conversation is an art
 ability to get off a speed
 or tell a good story is highly prized. Perhaps



session of Irish folk music, once called
 "a mysterious
 to a host of under-
 stored emotions
 hoarded in the secrets of the soul." As
 you're getting a taste of the Irish way of
 life, time no longer exerts its hold on you.
 Pub Tours of Ireland
 Ltd. offers guided
 trips to different
 includes a very comfortable package of
 meals, transportation, ends to the best
 city of great cruck (pronounced "crack,"
 Centuries ago, the
 culture was enough
 surrounding Viking hordes
 more than happy to charm little old you



替 换
 谋杀莱姆基特太太
 请原谅，我杀了我老婆
 坟 墓
 情人节之案
 想当裸夫的人
 埃及花园
 午间恶魔



九州出版社
 JUZHOU PRESS

Murder club

谋杀俱乐部

—— 最精彩悬念推理小说选

阿蓉 / 选编
吴妍妍等 / 编译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谋杀俱乐部:最精彩悬念推理小说选/阿蓉选编;吴

妍妍等编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5

ISBN 7-80195-070-4

I. 谋... II. ①阿...②吴... III. 推理小说-作品
第一世界 IV. 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0304 号

谋杀俱乐部-最精彩悬念推理小说选

作 者 / 阿蓉选编 吴妍妍等编译

出 版 /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 徐尚定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邮政编码 / 100037

电 话 / (010)68992192/3/5/6

电子信箱 / jiuzhoupress@vip.sina.com

总 经 销 / 九州出版社发行部

经 销 / 各地书店

法律顾问 / 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

印 刷 /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2.75

字 数 / 250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5-070-4/I·180

定 价 / 22.00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走进谋杀俱乐部(代序)

用“谋杀俱乐部”作为这本书的名字缘于我年轻的时候读过的一部名叫《自杀俱乐部》的书。这是一部古老却又非常神奇的悬念小说。它不仅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而且把各种谋杀手段演绎到极至;通过展现这些细节,深刻揭示了主谋不可宽宥的罪恶。也许我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喜爱上了悬念推理小说,并对它做了并不算深入的研究。

在林林总总的悬念推理小说中,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以谋杀案作为故事主体线索的并非少数,这就说明“谋杀”最好结构故事,最容易吸引读者,也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在推出一系列悬念小说之后,我收到众多读者的来信,纷纷表示对这类作品的喜爱,有些读者甚至反复追问“下一部作品什么时候问世?”。这使我有些茫然和不知所措。一是我不能确定选出什么样的作品才不负众望;二是怎样才能给我的读者新的惊喜?在万籁俱寂的暗夜,《谋杀俱乐部》的名字突然涌现到我的脑海,于是,在灵感的召唤下,决定借用“俱乐部”这个词,选编一个精彩的悬念推理小说集,奉献给大家一系列“以谋杀为主要情节”的悬念推理小说,并以不定期的形式推出,以便读者追踪阅读。

为什么悬念小说家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谋杀上呢？

这是因为谋杀是世界上最容易使人产生联想的事件。在现实生活中，人可能因为贪婪而杀人，也可能因为情爱而杀人，抑或是复仇，灭口，政治需要……等等。为了达到杀人的目的，凶手必定要绞尽脑汁、挖空心思，设计各种各样的杀人手段；与此同时，凶手还要为掩盖痕迹，为做不在现场的假证上窜下跳，这一切都可以尽兴地演绎出无数鬼谲迷离、疑窦丛生的故事。正是这样的故事才可能把你推到旋涡当中，令你喘不过气来，使你不得不读下去，也使你的想像力一路狂奔，直至在故事结尾前获得答案，体验这种“猜谜”的满足感。美国著名悬念小说大师雷蒙·钱德勒把这样的体验称之为“谋杀的简单艺术”。我们可以在这部书中，领略和享受这种艺术。

当你走进《谋杀俱乐部》翻开第一页时，你从目录上看到的并非血腥味很浓的醒目标题，甚至这些题目还带有些许诙谐和象征的意味。这正是悬念小说的时尚。小说中蕴含的杀机被巧妙地隐藏在随处可见的信息当中，而故事的结局又往往出人意料，或留个开放式的缺口，由读者自己得出结论，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了“利智”的功能。《罗吉河的湍流》是这类技巧的最好体现。一个心怀叵测，老谋深算的女儿，满不在乎、大大咧咧地听妈妈的未婚夫介绍一个历史遗迹后，“机巧”地将已被她杀害的前任男友投入石窟，读后不禁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替换》中的“我”和他的大学同学相互交换了名字、身份证、信用卡、驾照……成为对方时，满以为可以躲过一些劫难，结果事情并非如此，他将他的大学

同学意外地杀死后,却陷入他的同学事先设计好的陷阱中;《想当嫖夫的人》中的丈夫,自从退休后,看他的妻子哪都不顺眼,他不能忍受这种耳鬓厮磨,他要杀掉他的妻子。一次两次三次的尝试,最终不但没有杀掉妻子,反而成了妻子的刀下之俎。有几篇描写人的病态心理的作品也很另类。比如《绝妙的审讯》、《午间恶魔》,突出的特点在于风格冷峻简洁,作家的智慧尽显其中;《简单的哲理》、《拥有罗伯特》则在营造凶手内心难以释放的压抑的同时,迫使凶手一定要走上谋杀之路,这是凶手惟一的宣泄通道。这些谋杀都因情爱引起。为了拥有自己的爱人,或者爱人的财产,不惜合谋杀入,借刀杀人,智谋杀入……更为奇特的是,谋杀都在亲人之间展开,亲情在这些人的道德观念中荡然无存;他们有一些变态,有一些心理问题,但是他们太过强烈的自我意识,必然导致悲剧的发生。在读完这几篇作品后,会让人不由得冷静沉思。经济的高度发达,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脆弱得像裹在糖球外面的薄纸衣,不需要咀嚼便已经融化了。这样深刻的主题蕴藏在悬念小说中,以前是很少见到的。这也是悬念小说的另一种进步。

讲了这么多谋杀,似乎血腥味已经出来了。值得提及的还有本书的作家。他们都是活跃在当今欧美悬念推理小说文坛上的作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获得过爱德加·爱伦坡奖和阿茄莎侦探小说奖。他们的作品大多广为流传,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我们的“俱乐部”是悬念推理小说中的一簇。我为俱乐部遴选了最上乘的悬念推理小说,可以说篇篇精彩,篇篇好

读,决不会浪费你们的金钱。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

在仲夏即将来临之际,请泡上一杯香茶,品一品浓浓的悬念推理小说吧。

阿 蓉

2004年4月 于书斋

目 录

谋杀莱姆基特太太	(1)
午间恶魔	(15)
绝妙的审讯	(30)
罗吉河的湍流	(54)
替 换	(66)
没有乔纳森	(79)
请原谅,我杀了我老婆	(96)
了不起的犯罪小说	(118)
寻找瓦格纳	(131)
埃及花园	(147)
阴错阳差	(169)
想当鳏夫的人	(192)
一石二鸟	(210)
移情别恋	(219)
情人节之案	(232)
坟 墓	(248)
拥有罗伯特	(273)
法贝抓到一颗流星	(286)
简单的哲理	(309)
温柔的一摸	(322)
圆锥体	(334)
结账出局	(347)
死亡峡谷	(357)
胶卷剪辑	(377)

谋杀莱姆基特太太

唐·奥尔森

马 皓 译

“亲爱的，别忘了我们星期五要和妈妈一起吃饭。”玛杰里·奥斯博尼说道，她正站在卧室的镜子前试穿一条裙子，并蹙着眉头品评着自己丰满的臀部。

“你最好打电话推掉它。”她的丈夫达尔文说道，“出现了别的情况。”

玛杰里红润的脸上出现的那个表情使她更像她的妈妈了。达尔文经常会想，如果她们不是在各方面都如此相像，那他假装爱他的妻子可能就不会那么困难了。

“哦，但我们不能那么做。”她抗议道，“她又有点神经过敏了。有什么事使她不安。我能从她打电话的声音里感觉出来。”

“很抱歉，亲爱的，但我必须出城几天。我告诉过你我今天要和福利普吃午饭。实际上，是他那里出了点乱子，那就是他为什么飞到这儿来的原因。他需要我的建议。很明显，他的那些会计是笨蛋——或者是骗子。我不得不到那儿去。我别无选择。福利普和我在大学时是最要好的朋

友。”

玛杰里缓和了下来，“你有时就是太好了，亲爱的。我会向妈妈解释的。我常想她没有重视到你的好品质。”

达尔文警觉地扫了她一眼，“怎么？她说过什么吗？”

“哦，没有什么特别的。你是知道的，当什么事使她感到不安时，她是多么的闪烁其辞。”

达尔文放松下来。到目前为止，莱姆基特太太显然还遵守着她的诺言：在给达尔文的宽限期内保持沉默。她还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搏的时机——达尔文带着神秘的微笑想到。

谋杀莱姆基特太太是他摆脱目前所陷困境的惟一出路。没有其它的选择了。他并不是完全没有人性，但他已处于绝望之中。

玛杰里已故的父亲在东海岸拥有一系列十分赢利的连锁画廊，达尔文似乎理所当然地在那里的会计部拥有一个职位。老莱姆基特死后，他的遗孀伊迪丝尽管体弱多病，但还是接管了公司的控制权，并自认为应责无旁贷地将财务主管和常务副总经理的职位交给了她的女婿，而这是一个慷慨却愚蠢的决定。至于达尔文，如果他诚实的话，他就会将这一点告诉她了。然而，诚实从来就不是达尔文的美德之一，无论是在生意上，还是在感情上；确实，他认为他的婚姻与其说属于感情，不如说是出于经济目的。玛杰里是一个跳板，而不是一条人行道。

要不是达尔文低估了他岳母在生意上的远见卓识，像他这样聪明机敏的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他一定会暗地里

把伊迪丝劫掠干净的。但她的精明程度与他的狡猾程度不相上下。

因发现某些非常规性的操作而警觉起来的莱姆基特太太秘密地进行了一次查账。达尔文发现自己被置于刀俎之上了,他需要对两宗最严重的账目亏空作出解释。莱姆基特太太给了他一周的宽限期来让他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就要采取行动或将一切告知她的女儿。

达尔文意识到他得以脱身的惟一办法就是必须在几天之内拿出一大笔现金,但商品市场已经完全耗尽了他骗取来的资金,这无异于期待一只死去的母鸡下蛋。

然后就是科洛斯曼·福利普的来访。福利普是一位企业家,成功地经营着亚利桑那州一个时髦的度假汽车旅馆。达尔文觉得福利普肯定会拉他一把的。

两杯双料马提尼酒下肚后,达尔文正要向科洛斯曼说出自己编排好的话,这时他的朋友带着一种犹豫的、惭愧的笑容沉重地说道:“我不想用拐弯抹角来惹怒你,达尔文。已经一无所有的我还死抱着尊严不放将是毫无意义的。我非常绝望,老伙计。你是我最后的指望了。”

哦,真是绝妙的讽刺。他们两人都在一条船上,都要沉没了。

“我说的是破产,达尔文。我说的是我破产在即了。我说的是财政危机——除非我能拿出现金来扭转局势。”

直到此时,达尔文才不再把他朋友多少有些邋遢的形象当做是他对代表富人虚荣心的考究服饰的一种不经意的漠视。

“天哪，福利普，发生了什么事？”

“是政治。当那些立法者撤销了我的赌场执照——原因我就不说了——‘天堂’就完了。我在银行已经借了太多的债。‘天堂’现在变成了一个‘地狱’。银行不再给我时间了。那就是我为什么来找你的原因。”

达尔文觉得揭示这一乞丐向穷光蛋求助的荒谬真相无疑是残忍的。当科洛斯曼缓慢而吃力地说出他所提出的求助条款时，达尔文保持着沉默。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钢笔在一张餐巾纸上潦草地写下了一些数字后，科洛斯曼掏出了一张明信片，瞧了一眼，然后带着一副悲惨的苦相将它越过桌子递了过去，“介意一个纪念品吗？一个破碎的梦。”

那是“天堂”的日落景象。要不是达尔文突然灵感一现，闪过一个只会刺激那些真正的绝望者的头脑的疯狂的想法来，他也许就会嘟囔着同情的话把这张卡片揣进口袋里。当他将这个主意在他的头脑里掂量着、看它是否比肥皂泡更有实在的意义时，他并没有听他的朋友在说些什么。

当科洛斯曼安静了下来，似乎意识到他如此充满希冀地吹起来的气球里除了热气以外什么都没有时，他的脸拉长了，并垂下了眼帘。达尔文马上尝试着放出了他自己的气球。

“福利普，老伙计，我很愿意帮助你。你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你必须明白，我无法立即拿到那些钱。但是听着，我的一个客户，正在把一大笔我和他做生意的资金存入我的账户。这都是暗中进行的。涉及到一点公司秘密。简单

地说,如果我被某些人认为我在某个地方,而我实际上是在另一个地方,那将大大地有利。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如果我在这张明信片上给玛杰里写几句话,你回到家后可否在某一特定的日子帮我寄给她?”

希望使一丝幽默回到了科洛斯曼忧虑的蓝眼睛中,“你是说你想蒙蔽玛杰里?”

“与其说是玛杰里,不如说是莱姆基特太太。玛杰里是不会向她妈妈保守任何秘密的。这是精妙的战略步骤之一,福利普。如果我能依靠你为我办成这件事,并在有人可能试图打电话到‘天堂’找我时编个借口以解释我为什么不能来接电话,那我就很愿意帮你摆脱困境。”

“在三个星期之内?”

“肯定。嗯,总之,差不多。”

达尔文打算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的那个早晨他们是在庭院里用的早餐。玛杰里看上去没有睡好。她的眼睛周围有黑眼圈,而且她也没有把她的红褐色头发梳出它惯常的光泽。她给她的妈妈打过电话了。

“她怎么样?”达尔文问道,贪婪地将几片柚子投进嘴里。

“不好。一点都不好。我问过她的医生,根据医生的话判断,她倒也没有变得更糟。医生说主要是因为她的心脏额外负担了一些情绪上的压力。她在为什么事焦虑。我能感觉出来。这几天她听上去同以前的她不一样。你不知道办公室里有什么事可能令她感到烦恼,是吗,亲爱的?”

“什么事都没有。但我确实希望她能为了自己好而离办公室远一点。就好像她不放心让我来处理我们的生意似的。”

“胡说。她完全信任你。但你是对的。她真的应该呆在家里并注意保存她的体力。”

稍后，玛杰里帮助达尔文整理着行装，她相信他是要去亚利桑那州，“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开飞机去，”她继续坚持道，“那样，你就可以早去早回。”

“你知道我不喜欢坐飞机。不需要赶时间。我会享受我的驾车旅行的。停下来吃几顿饭并在途中过上一夜。还不到一千英里呢。”

达尔文很得意自己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的预见性，无论多么细微。他对依靠福利普为他提供不在场的证据很有信心，但要是什么地方出差错怎么办？他可不想让航空公司证明没有一个叫达尔文·奥斯博尼的人曾经坐过任何一架飞往亚利桑那州的飞机。

他驾车直奔位于格莱珊姆以北山麓中的小木屋。在她的丈夫——一个热衷于运动的人——死后，莱姆基特太太再也没使用过这个小木屋。达尔文和玛杰里只偶尔在周末时去过那里。玛杰里自己的花园是她喜欢的惟一处外场所。

现在，达尔文已经决定好了如何去杀死他的岳母，鉴于她虚弱的心脏和慢性肺气肿，窒息将是最干净、最安全和最显而易见的方法。莱姆基特太太要在必须是完全黑暗的房间内服药入睡，这是她那些诸如拒绝吃牛羊肉、或者只在星

期五才作决定等古怪的习惯之一，而玛杰里将它们都虔诚地采用过来。妈妈无论做什么都将是正确的。

达尔文料定将伊迪丝的死亡归结为谋杀的概率非常小，这不仅是因为她不稳定的健康状况，还因为不会出现任何闯入或抢劫的迹象。他已经配制了一把玛杰里进入她妈妈房子的钥匙并且知道如何避开房内所有的障碍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电子的。

两晚之后，他从离小木屋三英里的高速公路上的一个公共电话间里给玛杰里打了一个电话。他让她放心，他已经安全地到达了“天堂”，那里的天气非常热，还有就是福利普的状况甚至比他想像的还糟。他问她是否给她的母亲打过电话解释星期五的事。

玛杰里叹息道：“我打了，但你是知道妈妈的。她一点都不高兴。而且当我告诉她你开车去了亚利桑那州时她说的话极为反常。她说，‘你肯定他会回来吗？’”

“反常？要我说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她还说了别的什么吗？”

“倒没说别的。”

达尔文向福利普强调了在星期三寄出那张明信片的重要性。离现在还有两天。在这期间，由于没有其它的娱乐方式，他就静下心来看他带到小木屋的那两三本恐怖小说。在他看来，它们的情节似乎远不如他自己的精妙。

到了他驾车离开小木屋前往格莱珊姆的那个夜晚，雾气开始在低空凝聚，在他到达通往芬恩庄园——莱姆基特宅邸的岔道之前，能见度只能靠雾灯和雨刷来维持。这是

一个只有疯子、杀人犯和性饥渴的猫才会冒险走出家门的夜晚。达尔文将车停泊在一排垂杨柳后的车道边上，自己翻过了低矮的石墙，在越来越浓的雾气中穿过一大片草坪来到了那座石头垒成的大厦后面。在凌晨三点，这座房子处于完全的黑暗之中。达尔文感到自己信心十足。这一切都这么容易；简直太容易了。

达尔文知道那个多年的管家——拉夫伍德太太——住在三楼的一个两室套间里。每天来打扫的清洁工得到早晨九点才会过来。他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门锁并拆除了警报器，这是一个原始的装置，已经完全不再实用了，他自己就曾就这一点提醒过莱姆基特太太。

房子里非常寂静。他只停下过一次，那是大厅里的钟突然敲了一下使他吓了一跳。然后他便小心翼翼地攀上铺着厚厚地毯的楼梯并沿着走廊前往莱姆基特太太的房间。

事后他曾暗自庆幸，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了。那个睡着了的女人如此安静地、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当达尔文在这个漆黑的屋子里百倍小心地绕过那张特大号的床，轻轻地举起了那个闲置的枕头，回到沉睡者的那一侧，先把它放低，然后便以突增的力度压向了那个毫不反抗的脑袋时，她就像是早就死去了似的。

在那一刻他倒很愿意接受莱姆基特太太对光的反感，无论愚蠢与否。要是危险的直觉使她在那关键的时刻醒来，在枕头突然压下去的一刹那若是瞥见她的脸、看到那双专横的眼睛里闪现的恐惧将会令人何等的不安。而实际上，黑暗像葬礼上的黑纱一样完全遮住了那张脸。

此时他放松了胳膊上的强大压力，迅速地试了一下她的颈部动脉，确定她已经死了。

一个小时之后，他回到了那个小木屋，用一杯烈酒来庆祝自己的成功。意识到自己现在是莱姆基特企业的头号人物——尽管还没有其他的人知道——使他的虚荣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这是何等的神奇呀，要是可怜的老福利普没有不经意地从他的口袋里掏出那张明信片，那这一切也许就永远不会发生。

正如他在从“亚利桑那州”打给玛杰里的电话里向她保证的那样，达尔文在犯下了他自认为是最完美的谋杀案后四十八小时回到了家。每一阶段的时间安排都和谋杀的细节一样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此时玛杰里应该已经给福利普打过电话试图找到他。福利普应该已告诉她达尔文就在不久之前踏上了返家的旅途。

玛杰里不在家，但在大厅的电话旁留有一个便条。上面写的是：你回家时到妈妈那儿找我。可怜的玛杰里。她一定急着要把这个悲惨的消息告诉他。

他打给芬恩庄园的电话是由拉夫伍德太太接的。

“噢，奥斯博尼先生，谢天谢地，”她气喘吁吁地尖叫着说道，“我们本来希望在您离开您的朋友那里之前找到您的。”

“我刚进家门。”

“先生，您最好马上到这里来。发生了——发生了一个意外。”

意外。愚蠢的女人。当然，这位拘谨的拉夫伍德太太